

我已沒有故鄉……

「白果屋場」記事 序

沈 立

從一九四四年(四歲)起，離開父親湘潭銀田鄉老家「郭家大屋」(沈家興旺時向沒落的郭家購買的)，轉往株州外婆家，迨一九四八年告別「白果屋場」，遷來台灣前那幾年，是我開始懂事保存記憶的年歲。

通常父母和祖父母的愛截然不同，對於愛的渴求總覺自己貪得無厭。先父生長在一個十兄妹的大家庭，我們孫輩將近三十；想要從祖母處分享些許關懷憐愛極難。在外婆家，先母是長女，兩舅未婚，三兄妹在外公婆眼中成了寶。但凡好吃好玩、新鮮好用，我們一定優先。

一九四八年父親是國軍基層幹部，派駐台灣，生活清苦。父母為了我們的教育，挖空心思；對兒女除了嚴格管教、多方約束之外，已擠不出我私心渴求的、從前外公外婆對我們的慈祥關愛來。每每看到別人爺奶疼愛孫輩的用心和神情，心裡有著莫名的嫉妒、羨慕與感動。

兩岸隔絕多年後，母親從海外親友輾轉的來信中，得知外公婆因三反五反悲慘離世的訊息，已是一九六二年後。沒敢在母親面前哭泣，獨自跑到海邊結結實實大哭一場。那年我是軍校二年級，自己悄悄在制服胸口佩帶了一年黑紗，表達對外公外婆的追思懷念。

到一九八七年後，兩岸有些來往了，才與家鄉的叔伯舅舅取得聯繫。偏偏時光荏苒，親人相繼辭世。更傷心的是大陸文革前後，「白果屋場」與「郭家大

屋」都遭到無情的拆除、夷平他用的厄運，徹底地摧毀了對故鄉的想望與依戀。

哪個遊子無故鄉？誰又能忘卻故鄉？

一再重讀蘇東坡在『江城子』裡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」的句子，誰能夠不去思量？錐心之痛，能向誰說？能對誰訴？連「故鄉」那首歌都不敢再唱，一唱就要落淚，因為我已沒有故鄉。

於是想要重新把那些片段串連起來，當作追思親人，懷念家園的心祭；更因「白果屋場」四年多的日子，是我一生記憶中最美好、最珍貴、最值得懷念的時光。

我必須把那些如飛絮般的記憶筆錄並保存下來，為亡故的親人、為夷平的「白果屋場」、為那個沒有了的故鄉、更為所有「白果屋場」親人的後裔，留下些許紀錄。恐日後自己癡呆失憶，將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珍貴記憶。

【註】本文承蒙『沈春池文教基金會』遴選為『遷台歷史記憶庫』名家分享邀稿之一。